雙橋隨筆

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雙橋隨筆卷三

鳳縣知縣周召撰

張宗緒戒子書窮通有命讀書未必得功名不讀書則流為市儈矣手目甚嚴力行未必到聖賢不力行則趨入禽犢矣吾行後兒輩當時時痛省刻刻提撕念念追憶無忝步步不忘父母謝絕無益之事屏去損我之友嬉遊笑謔鬭葉呼盧凡世人以為快意陶情者當相戒

如寇盜水火之不可近庶幾挽回天造感動鬼神父母兄弟歡喜完聚或未可知不然痛哭飄零不知底止不堪回想再不然而傷心風木悲嘆羔烏亦復何及也栁靖公與弟書畧我因功名淹蹇致有怔忡之症有時而劇則神魂俱失然究不敢自暇自逸者懼無以慰先人之志而墮厥業也今汝年少無病不務家人生產唯從事於酒盞楸枰不知此皆豪華之公子山林之散人所以優游而永日者豈吾輩所宜哉虚擲歲月得罪於天

弗肯播穫得罪於父勉之勉之程修來諭姪書云姪艱
辛不似我輩而所遇亦同當思何以克紹先人計謀自
立唯多讀書通大義儘屬輕車否則肇牽車牛昔人不
廢要須粗涉典故庶不至獲狙周公體晦公不自棄之
人遵平仲急治生之意云云三公訓詞甚切為子弟者
宜以書紳況當亂離之後陵谷變遷不知何等保身克
家之計當有百倍於此者尤在觸類引伸形諸夢寐庶
幾可企生全於萬一耳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盖理義收攝故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
事然後知平日之費多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近情
然後知平日之念刻富貴人宜勸他寬聽明人宜勸他
厚待富貴人不難於有禮而難於有體待貧賤人不難
於有恩而又難於有禮以上數則皆眉公語也字字藥
石拈出以為座右之銘
孝子褒城縣人以其家甚窶而所業卑既不自稱於人

人亦少稱之者故姓與氏無傳焉今稱孝子則據其行而名之實無忝云孝子居褒之宗家營以善築為業為人謹樸自守凡里中之為伍伯駔儈氣澆而習不端者遇之輒引避不與交片語諸人視之蔑如也而孝子亦復岸然自得未嘗以卑賤迎人無昆季及室獨有母老矣僦斗室容膝奉母其中風雨晦明之際依依左右不少離惟受人直而傭勢宜往亦必負母以行至則與主人約但受已餐分其半飼母而別懷粔籹餦餭之屬以

咲之主人弗慳者稍增其糜然孝子甚努力不偷用意
沉着細而謹計其所就常浮於他工故人多喜其傭雖
有母在傍勿厭也褒有修棧之役每歲必興孝子與焉
孝子應自食與母居兩地殊苦則又負母以來行視地
高燥而叢最篠其上者架棚居焉是時無主人之督得自
便孝子則益市醇酒蔬脯暨餐飴之類可以養老者置
巖竇中日旰工休輒班荊掖母坐而出所市者羅於前
酌酒盈巵跪而壽母母顏未展則以扇代板執竿而舞

搖手蹀足為傀儡狀胡謅而唱其俗所尚藍關調者以娛之母見孝子之跳踉嚾嘖有如嬰兒嬉戲時遂為噴飯當是時旁觀者皆笑之而孝子亦復岸然自得也嗟乎己不能孝而笑人之盡其孝夫獨非人子乎哉余以赴郡過褒斜口遥聞歌聲徹林外駐馬聽之問而知為孝子也淚涔涔下焉蓋余幸邀捧檄之榮而蕞爾殘疆有官無俸不獲迎養二十歲守孤節母以少盡板輿之歡回首倚門情狀欲如孝子一夕不可得令人寸腸欲

斷也褒今為余友劉上于上于毎對余異孝子事方欲
覈其姓名傳之并旌其閭未幾上于謝事去而余亦鐫
級歸矣孝子事恐遂無聞者因為作傳而其人之始終
未悉以俟後人嗟乎世之抱至性砥行立德於人所不
知之地而湮沒不傳者又豈獨一孝子也哉野史氏曰
父母之愛其子有不欲其富貴而反欲其貧賤者哉乃
妻子備而孝已衰至於陟高官擁厚貲廣廈曲房邀朋
暱寵而寢門膝下愈少問安視膳之蹤矣若孝子一窶

人耳何孝思之曲盡也懇至纏綿篤於至性孝子而在
余雖為之執鞭猶顙汎焉
余既為褒城孝子作傳因憶亡友余孔林曾述明萬曆
間某甲事甚異遂并記之甲邑之南鄙柴埠人性麤很
常毆其母母吞聲不敢校唯伺其出也呼天而號甲歸
輒止一日甲返而母不知號如故甲以為詈已大怒瞪
目而詬曰嫗乃詈我應送若水中飼魚鱉耳言未竟即
擠母出戶外挾之而奔及岸將投諸河母怖甚搏顙祈

免不聽時方晝天宇澄徹無纖雲而日遽冥大風四起雷電交作沙礫擊人面瞥見火光中捽一人散髮裸形繞樹數匝而後擲下當是時人人惴恐皆伏地不敢仰視不知其為甲也俄而天霽甲母心悸既殞而甦挣地呼甲不得舉頭見木杪甲尸在焉焦頭爛額血肉淋漓乃知已為迅雷擊死矣噫嘻快哉以人子而欲溺其母此人中之梟獍罪不容誅者也而王法未加焉則世之敢逆其親而悍然不顧者復何所憚觀甲之事人心亦

可以寒矣雖然五刑之罪固莫大於不孝而不忠不孝如蠆如狼縱其身為禽獸行者蓋不少也安得盡借雷霆之威大索十日以儆其餘也哉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人生最難得者兄弟家庭之間此二語宜時時在念而尤以善處婦人為急蓋婦人之賢者甚少其性愚而偏拗而不知理須調劑之而不致稍開骨肉之釁則賣家之桂常妍而田氏之荊不悴矣至於五倫之內惟兄與弟共處最長相好無尤尤為至樂

昔吐谷渾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容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諭之曰汝曹亦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袁紹使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詡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尚治兵相攻王修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為曹操所滅二事前車也

人可不思阿柴之言而乃蹈袁氏之覆轍乎哉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其事與郭巨同韓退之所謂不腰於市而已幸況復旌其門者也明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封脇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之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母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

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子之事
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病則拜托良醫嘗進善
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
若卧氷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
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
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祊之主豈不反為大不孝
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輩以
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

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明祖之議合於天理人情其立教於天下者可謂至當矣王祥後又有王延扣冰事則祥亦扣冰耳非臥也一字之悞遂為情理之所無而後人傳之以為不可信矣譽人而失之浮者其弊至此可嘆也

吾鄉野廟中多奉西楚霸王像出北門四十里而遥有

項山馬山之得名與人之所以祀之者未詳所自起明崇
正間忽有見王使傳語地方為之重建者不數日而助
貲之家遠近輳輻進香男女踵接如蟻意稍不虔輙致
神怒數其靈異不啻喑啞叱咤千人俱廢時也然一郡
之人奔走若狂僅匝歲而香火寂然矣據一時共駭以
為神見於巫與廟之舉果出王意不知王固蓋世之雄
也當烏江失道亭長艤船時雖江東足王而以父老堪
羞甘心自刎此豈藉人口吻以祈血食者哉即曰魂魄

戀故鄉而大江以南通都大邑勝地名山何方蔑有皆
可棲身衞地僻處東偏寂寞窮山又屬木魅山魈啼風
嘯雨之境王即無依何心至此此皆村巫野祝造爲神
語以誑愚人迨賺錢入槖飽則思颺祇有木雕土塑之
容淒然獨坐而已王如有知作偪之輩能不寒心而世
之爲其所誘者終不以爲怪也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
宋之韓范一時並著而范之鋒稜少露於韓韓公與范
公常議西事不合范公竟拂衣去韓公從後把住其手

云希文事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范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雖剛愎自用者為之柴柵盡化而況范公乎又富鄭公因濮議與公及歐陽文忠公絶後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無書公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已公與歐公之薨也富公皆不祭弔富公賢者而客氣未融乃爾亦不及公遠矣

收書於未梅雨時開閣廚晾燥隨即閉門內放七里香

花或樟腦不生蠹魚收畫於未梅雨時逐幅抹去蒸痕日中晒晾令燥緊捲入匣以厚紙糊匣口四圍梅後方開匣須杉木杪木為之內不用紙糊并油漆以辟黴烝

宋璟為人剛直老而彌篤玄宗時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曰朕奴

毛仲有婚事御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守正不撓如此雖然稱病而歸在公意誠快但難為終席盡歡之客如張說源乾曜輩不成顔面耳

古之大將仁敬和厚未有如宋曹彬者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知徐州時有吏犯法罪既具案逾年而

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為不利而朝夕笞詈之吾故緩之耳所居堂閤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其性如此故其下江南也與諸將焚香共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嗟乎均是人也而藹然仁人君子之心有如是者彼人頭羅刹鬼面

夜义則以殺人為笑樂夫上天非好生者乎何不盡殄
若輩使人人得以全其生而一旦浩刼重逢黑灰睒眼
一世之人如在刀山血海中則惟願天生好人如曹公
者出司閫外之柄以活百姓而已
人有胸中未淨雖讀書而不能陶汰者與人相對不覺
口吻便俗鄭康成在袁紹坐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因
起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
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門閥應有慚色

願為弟子而自炫其官此等語不可以入尋常人耳而況鄭康成乎為康成所笑固其自取乃余以為應當此際自愧失言須匿身無地而但有慚色則史稱其少便好學博覽多聞皆於性情之曠雅弘沉全無裨益風俗通一書為之減價矣

李沆為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云外寧必

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為相遠與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矣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歿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岳

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焉

記人之善而過其實有反足以增後世之疑者如中興書載鄧攸棄子全侄事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嗚追之至暮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夫兒既能追及矣即萬萬不能兩全任其去止可也必欲繫而死之父子亦天性也何忍至此此亦必無之事蓋譽之太過而反沒其

真耳余於方正學先生郭巨埋兒論後妄意續貂意亦
主此未審果與天理人情之際不相刺謬否

班昭班彪之女曹世叔之妻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
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
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
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
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融令妻
子習焉昭妹婿曹豐生亦有才思為書難之詞有可觀

昭年七十餘卒皇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註哀詞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班氏一門父子兄弟文武皆備可謂奇矣而閨中之學又復如是且其文章宏雅整贍又非雕虫篆刻可比末流聲悅濫觴之後咏絮頌椒侈而變為吟壇酒社於古人規誡之義絕無聞焉彤管雖輝溼哇可懼使論者遂有無才是德之嘆古今人不相及乃至於此

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况處家庭骨肉之際乎今之子弟不能陶鎔切劘至以不堪之詞貌加於父兄而不覺此在市儈農牧者流或未足怪名爲開卷把筆之人亦復如是平日讀書何用耶或曰此等習氣正坐不讀書故耳若果能則愉色婉容當自有異豈有終日與聖賢相對而炙其嘉言懿行尚有粗厲之氣不能自制者哉會稽王道子有疾沉醉世子元顯諷朝廷以己代之道子醒而後知之怒無如之何時人謂道子爲東録元顯

為西錄西府車馬填溢東第門可羅雀
王安石與人議事未決其子雱輒披髮跣足而出放言
無忌蔡攸與父京爭權至為診脈以示意未幾罷其官
嚴世蕃專恣一時以事請決於其父嵩者嵩必曰可問
東樓東樓世蕃號也此數人者以視王溥為相陳堯佐
兄弟皆貴時父與客坐而已猶侍立其賢不肖相去何
啻霄壤哉或曰此其咎固在子也然亦幷有罪焉余曰
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王溥為相父祚家居公卿至溥朝服趨侍坐客不安祚曰豚犬耳勿煩諸公起陳堯佐兄弟三人皆貴父省華無恙賓客至堯佐曁仲季侍立坐客不安省華曰兒子輩耳

元人制作以詩詞劇曲為長張西銘先生以為博簺不足道而高文典册有在文類中者余讀楊公奐之正統八例總序胡公三省之新註資治通鑑序馬公貴與之文獻通考序熊公朋來之胡氏律論序鍾鼎篆韻序吴

公徵之服制考詳序劉公致之太廟室次議文皆嚴潔
典雅議論詳確竟可高出前代先生以為當集其解經
論史者別為一書真是衡文巨眼
書宜珍惜不但擘書覆瓿裂紙糊窻萬萬不可而架上
案頭尤須愛護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
衣冠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
也司馬温公謂二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
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

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盖觀者澄神端
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
勿以作枕勿以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
者并奉此法古人愛書之甚叮嚀若此吾家本寒素四
壁空懸惟有書數架而已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兒輩皆
能讀書者當知此意而護持之區區卷帙非若平泉草
木之盛招人攫取也
周易六十四卦惟謙卦六爻皆吉故曰謙尊而光夫惟

尊而謙故益光耳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畧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此抜公三國名臣贊陳明卿以為最確

不如歸去行不得也哥哥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四句皆鳥音也譯前二句令人戒貪而趨榮冒險之念息譯後二句令人知足而安分守己之情啟詞雖簡而味無窮似天假此音以喚醒世人而助教戒之言所不逮謂

之一部禽經可也彼柳下黃鸝可以為俗人針砭詩腸鼓吹者豈能及此

明太祖勤於政事每臨食匕箸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紙書之綴於裳衣得數事則纍纍滿身若懸鶉焉洎臨朝則一一行之夫以帝王之尊其勤若此至為士庶者惕厲憂勤而寸陰是惜又當何若顧往往玩日愒月大聖至愚之所由分宜不以人哉

楊升菴曰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酈生游說

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詞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記事之文宗春秋

明鄒文莊公守益久從王陽明先生遊又與羅文恭洪先唐荊川順之相資切嘗語學者曰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誣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

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己而已其持論如此亦切實易曉一時推重其學不虛也然性本相近習乃相遠生知以下不得不從學知困知以復其初若但言良知而置工夫於不問則未免為人所訾議耳

昔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温布母嘗盛冬思生魚延求而不獲扣氷而哭忽有一魚躍出氷上取以進

毋史臣曰王延和氷而召鱗扇枕而驅暑雖黃香孟宗抑何倫輩云云和氷事人但知為王祥而不知王延亦有之

九經徐公為句容令多惠政積九歲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强留之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挩衣而泣曰公毋去我既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無以訓爾曹惟勤與儉及忍耳勤則不廢儉則不侈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

道也生平不嗜食肉惟啖菜佐脫粟嘗圖菜于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官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儉勤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有像而戸戸尸之朝夕必祝焉此三字人人宜讀而當茲變亂之際尤須加意以示後人

唐宣宗時有奴告其主馬曙蓄兵器有異謀者御史臺命吏發曙私第得犀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郎主在法必治帝命杖殺曙奴一時無不稱快

三原王端毅公老而好學在留都公出有狂生遮道呼萬歲公歸以語客客曰宋張忠定公在蜀軍士忽聚馬首大呼萬歲張公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即退私閣謝賓客弗通精思數策次日以語客客不答公更問乃曰張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公喟然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也李杲堂曰觀於張忠定公可以知應變之才觀於王端毅公可以知讀史之法

三山林西仲云文公家禮初喪用人代哭三日不絕聲夫哭本於哀豈可以他人代吾不知代者安有此副急淚也禮流於僞乃施之父子之間耶王陽明居喪常有客至不哭客去或哭者甚得哀禮真良知之學也吾鄉居喪之俗客至則男子哭於外婦人哭於內客去則止至於僧道誦經判斛鐃鼓喧囂之時忽然大聲曰哭則男婦皆嗷然而哭忽然大聲曰不要哭則男婦皆寂然而止尤為可笑晉人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余又以此

言為得哀痛之情理彼用人代哭者固非即客至不哭者亦未為得也

元陳樵父患風歲久為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樵截竹為筒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明李西涯為其叔父墓誌云吾祖母陳宜人若痰壅叔父與吾父截葦筒吸之二事皆人子愛親憂親之念逼迫而出此乃實情實理實事且有實效何必許愿祈神史巫紛若至於違道傷生以為孝乎

明有超越前事五事尊孔子以先師而祀以天子之禮樂一也優外戚以厚祿而處以安閒之職銜二也政本有規無母后專政之失三也兵權有統鮮悍將拒命之患四也金魚懸掛於歌樓象簡遺忘於妓寢豈非前代之弊乎禁官妓而嚴官箴敦尚風化五也

程明道云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嚴平子云二說皆妙主人在內外客不入故謂實外客不入主人自在故謂虛

楊龜山天資懿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遊者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惡之態自不形也惟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岸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

喪父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監較定五經雕板印賣之
其議出於馮道為刻書之始使後世學者得書之易長
樂老人之功亦堪不朽
三代以來皇后之有賢德者唐長孫氏為最后仁孝儉
素好讀書常與太宗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
多撫字庶孽逾於所生嬪妃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
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

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罷用耶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及疾篤與太宗决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壠勞費天下但依山為墳器

用瓦可也更欲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
作役止遊獵則妾死不恨矣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
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
之權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禁
其末流也至是宮人以書奏之太宗覽之悲慟以示近
臣曰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
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不能忘懷耳
乃召玄齡使復其位其賢德節節如此又非宋高曹向

孟諸皇后之所能及

唐德宗有二事超出古今處其一葬代宗時將發引帝見轀輬車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帝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帝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其二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帝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禮舅姑

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自太宗
朝下嫁公主已異前代嫁主之法然其意久而復失德
宗始定其制又非他代所能及
後世史臣有不愧董狐齊太史者唐著作郎吳兢撰則
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
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為史草具在不
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改數字
兢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世其

正直不撓如此
四友齋叢說云朱象玄司成說有一順門上內臣嘗語
余曰我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幾變矣昔日張先生入
朝我們多要打個躬蓋言羅峯也後至夏先生我們只
平着眼兒看哩今嚴先生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蓋
屢變屢下矣王元美之贊羅峯云公相而中涓之勢絀
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伸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
寢於里者誰之力也由是觀之羅峯相業即此一端誰

堪與並至於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不更難哉不更難哉

牛弘不訝其弟之射車牛劉寬不怒其婢之污朝衣曁夏元吉入朝不責館人之燒其襪并存者棄之而行揆之情理亦當如是唯張莊懿以少年為御史廵按山東行香日為酒標掣落其帽而不計人以為難然亦事同虛舟飄瓦不足為異又其為吏部尚書時散衙後回寓路遇一醉漢其人素酗酒無賴旁一人戲之曰汝若

奪得此官藤棍方見手叚此人遽前奪去其一公亦不問也及其人酒醒問其妻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妻曰汝但帶一藤棍回取視之驚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乃張尚書明日清晨頭頂此棍跪長安街上少頃公至前呵止持一棍而來此人乃叩頭請死公聲色自若但命隸人取其棍不問而去此則真度量耳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玭常戒其子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

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疾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檢僅得比衆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莫踰於此

唐宋間皆有官妓仕宦者被其牽制往往害政雖大人君子亦多惑之至元尤甚唯明太祖始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赦終身弗叙

王陽明先生客座私祝云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乎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為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呂文穆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羇旅於

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為貴人延致寺中為鑿山巖為龕以居文穆處其間九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為廷試第一已而攜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焉後人編劇以王播木蘭寺事及詩移以狀公村夫俗子遂相傳以為實而士人日中之無書者亦然殊為可笑

宋儒家教甚嚴昔文中子曰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邵伯温遂論武侯未必能興禮樂康節先生見之大

怒曰使子齊武侯之肩猶不可議武侯況僅跂其踵乎以武侯之賢安知其不能興禮樂也伯溫由是終身不敢方人

唐玄宗好鬼神嘗不豫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帝無以罪也

宋慶歷中開寶寺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送本寺

令士庶瞻仰傳言在内庭時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及民凡水草皆有光水晶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昔梁武造長干塔舍利常有光臺城之敗何能致福乞不營造仁宗從之

宋英宗治平元年燕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宗約英宗欲正其禮尚未遑也及神宗踐阼乃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是時宗約父克成為開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見行盥饋禮成大合樂天下榮之

唐宣宗愛女萬壽公主適鄭顥舊例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卑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常得危疾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雙橋隨筆卷三

雙橋隨筆卷四

鳳縣知縣周召撰

俗忌正五九三月不可赴任王勉夫曰張敞為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此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敞在山陽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為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横之説又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

乃知拘忌之説起於兩漢之後又獨孤及集有為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詎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云云大凡拘忌時日者多不甚明理之人耳吾輩以身任事吉凶禍福原不可必亦盡其在我以聽於命可矣休與咎豈時日所能致乎余嘗堅執此説而一時多竊笑者觀王公此論似有同心不獨余之執拗也

盜亦有道明正徳間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劉至鈞州以

尚書馬文升家在捨弗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逃匿毀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令之盜但知剽掠耳誰能力辨賢奸痛快人心若此

明楊文襄號為智囊其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亦由其用心勤敏故也其在靈州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安靜惟其能隄防故能安

靜耳今人當有事時尚然泄泄況於無事乎而欲其不至張皇失措於事故紛紜之際何可得矣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人生氣質不能無偏要在陶鎔變化之耳乃余又謂兩者交病而與其緩也寧急所以云急非躁卞鹵莽一往用壯之謂也惟以需者事之賊貴於克赴事機勿失其會而已而利用推行之力則當預養於平時以待事之變自古迄今寧有因循委靡之人而可以有為者哉蓋余

性病於急而兒輩則又緩余老矣尚思自治少壯之人何可以勿藥故不禁為之饒舌耳

五祀門行戶竈中霤亦古人報功之意眉公羣碎錄以為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又名隗鄭玄則以竈神為老婦皆無此理又以為巳丑日夘時上天白人罪過比日祭之得福若然則竈神者可以口腹之奉使之掩惡以為善其欺上帝也甚矣故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當時不善之人多有欲藉行媚以祈免者故明天道

以儆之耳又云竈神名吉利夫人姓王名搏頭又云五行書云五月辰日猪頭祭竈治生萬倍此又好事者造為此言以歆動奉神邀福之輩似非眉公語也

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禪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上天白人罪狀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已丑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長兄等語荒唐尤甚

偶畜二鸞一雌一雄離鷇未久然出入相傍飲啖以時甚馴也一夕雌者為野貍所齧而斃其雄哀鳴不食雖抱置之水草閒或以飯實其嗉吐弗納而鳴如故蓋三日矣余憐之幾欲墮淚嗟乎一禽耳而痛其偶若是彼稱為人類而無其情與性者不亦可愧也哉

制臺李公之見客也以散衙為期侍衛皆撤旁無一人惟捧茶者遥伺階下從容顧問談笑藹然雖軍務旁午後磚影已昃略無倦容見者如坐春風中也昔胡梅林

督兵兩浙極事威嚴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公擁蒲漢兵外挫強敵軍威振赫尤過於胡而麾蓋所臨被難之民擁道而控公駐馬諦聽絕無呵殿聲使人辟易蓋衢人身罹剝膚之慘非公嘔心區畫生死而肉骨焉孑遺之羣寧有噍類公軀幹魁梧修髯玉立宏慈端偉之度溢于眉宇間望而知為東南福曜云

二十九日未時風雨大作一鄉民之寓彭溪者與其兄暨姪鋤麥於野奔避大樹下雷火追擊之死焉自肩及

胯以下凡四創皆鑿痕而膚盡黑詢之里人則一農夫耳無他罪惡也余于是愕然訝愀然悲而又為之太息也曰嗟乎當今之人有易死者十焉死于冦死于兵死于飢與凍憊與病死于旱與澇賦與役而玆又死于雷乎或曰夫夫也必有其隱慝者也不然則生前之不善受報于今日者也又不然則其命與數所犯而適罹其災者也余皆以為不然聞之賞罰之權人所司而禍福之理天為政天道福善而禍淫所以助人賞罰之所不

能及而雷霆者固天授之以斧鉞而示其威以警人世者也上天之倚任既甚重而下民之性命非可輕則其誅惡也應以魁行有期而不至于誤必無索瘢于菜傭有罪而故延其罰及以命與數殺人之事今之死者以為其罪未彰歟則非窮凶極惡之人可知也以為前世之愆歟則漏網於當日者何故且人又無再生之理也若夫數與命皆天也吾又未聞天之殺人不以罪而聽其死於命與數也昔人之志於除慝也曰豺狼當道安

問狐狸令之探丸斬木鴟張蜮射者豈僅豺狼而已哉
吾願天威震怒日取大憝巨惡而擊之以儆夫世之敢
為不善者庶幾無告之衆得以全其生嗟乎余之不知
自量而妄於持論者徒以惘人耳豈敢輒議天哉
余疑鄉民之為雷所擊久而不知其故也一日偶與衆
談及而其兄適至焉遂聚而問之其人汪然出涕曰甚
矣吾弟之堪憐也惟去歲之某日因以失物忤吾母吾
母呼天而誓且拜焉吾弟亦呼而拜焉其犯天刑者或

以是不意已踰數月而仍受其罰也余曰噫有是哉余固知夫天道之無誤也盖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稽之史傳雷之所殛無非若人者余固知夫天道之無誤也雖然不孝之罪誠大矣不可赦矣然而家法可治也官法可治也國法可治也今有人焉視理法為弁髦父母妻子不顧也弄兵于萑苻之内殺人如麻而眼不少眨焉此豈不足以干天怒乎胡為至今不殺也令之遺黎苦極矣尫然者僅支皮骨耳而以城社為藂

尾持牒撼人門而朘其膏與血者胡不稍懲之而聽其
昻眉怒目于道也余是以終不能無望于天也蓋不善
之人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天天威之所加雖挾權與
術者不能逭殛其尤而與之類者無不懼但須一擊之
力耳天心如厭亂乎此用重典時也請除亂臣賊子不
赦外更為塗毒生靈之輩鑄刑書焉
明嘉靖間御史楊公爵給事周公怡工部員外劉公魁
皆以言事下錦衣衛劉公年巳五十有六矣當封囊時

取俸金三兩與家人治後事比廷杖入獄日與楊周二公誦書講學諸校傍聞其語嘖嘖感動已因神降於箕乞宥三諫臣得旨釋放為民是時世廟方從道教箕神之請其所深信豈非一時左右三公者假為神語以動九重之聽歟此與韓厥復趙後事同

楊升菴云廣文選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阮步

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凡前人之著述如此類者甚多宜加考正不應草草看過

王守溪震澤長語云閱載籍有得則錄之觀物理有得則錄之有關治體則錄之有裨聞見則錄之

明顧東江丁艱回日餞鶴灘以修撰去官家居一日來作享不同諸士大夫惟約舊朋友四五人其一人姓張以染作為業學雖不逮諸公然好賢常館穀諸公者人

持銀一錢買三牲祭物其猪首一枚不能掩豆鵞一魚一及香楮等物而已祭文亦自鶴灘來東江家以片紙起草取紙書之者祭畢鶴灘坐待令主人持福物來共食東江出語云不得陪諸公坐遂進去諸人食畢而散前輩舉動眞率如此眞可師也

明陳公良謨云余承太宰魚石唐翁所知赴閩臬任過蘭溪特進謁焉臨別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柰有足瘍不能步行當遣兒子汝楫代之來予曰小子何敢勞翁

但翁官居八座年過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嘗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翁曰固然第吾楓山先生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及姪朴菴公竹澗潘公俱守此禮吾其敢違吁浙有楓山猶魯有泰岱遺矩巋然而諸公皆能率履弗越如此視近時少年纔登一第還鄉遂乘軒擁蓋揚揚過閭里者果何如耶噫陳公之所不滿者猶少年登第人耳至今日則貲郎滿道氣燄薰蒸有過于金湯鍍了之人者使楓山諸先生

見之能無掩口

淮南潘子素純作輥卦平江蔡宗魯衛作吝卦扶風馬文璧琬作諞卦睦州邵玄同桂子作忍默恕退四卦四明屠豳叟作傖詎讒諂四卦皆得風刺之旨而邵以保身慎言推心知止為戒于以規世也尤正至于詞之勁而文戲而不謔則輥卦為最令人解頤邵之韓信胯下張公九世等語未免俚淺之極不堪咀嚼矣

明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日館舍作詩有簷前絡緯

啼之句僕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疎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聞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參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嘗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兵部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之翌日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盖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

張子韶年十四遊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窺之則斂膝危坐對實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尊師之晚年謫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跡依然乃題其柱曰予生平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

廉希憲布嚕哈雅子也世祖為皇弟時希憲年十九得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

目曰廉孟子取鄂州時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言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贖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時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也此公臨機制變膽略俱優所録三事皆于名教有關而為臣為子之言義簡而盡尤足令士大夫喜尊二氏者對之顔赤世祖稱為真男子不虛也

左傳雖好語怪然其云妖由人興也此語極妙凡妖之見於夢寐聲影恍惚之間皆由心之所慕與畏與疑而後生而實未嘗有所謂妖也婦女兒童村市中人之所見不能認理無端自惑轉相傳說漸以為真而妖之言語狀貌于是乎無所不至矣昔石普好殺人以為娛未嘗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于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為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此妖從疑畏而生者也田蚡司馬景王姚萇沈約劉悟趙普仇鸞之事亦然然數人所為應致九原茹恨使之為祟之理又不可謂之盡無尚令奸邪險譎之人不知畏人而畏鬼

眉公先生書孫樵書何易于事曰古来如何君賢令者不少矣無樵等記述幾與草木同腐即如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在官有仁義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

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
惟有邑人知每一讀之為憮然歎者良久蓋從古及今
何易于麺令常有而孫樵白樂天不常有易于得樵而
書其事麺令得樂天而咏以詩復得眉公為之表出兩
人軼事遂堪不朽雖為善者無意于人知以視夫撫字
心勞之吏僅載口碑而無所聞於後世者可不謂之厚
幸乎哉

先賢講學之舉所以尊經衛道繼往開来其有裨于人

心世故非小然竊意宜以實理實學實行實事為主蓋
自堯舜以來六經四子中義無不備有不待後人之別
生枝節者孔子不云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吾輩幸生
鄒魯之後但奉其已立之言而發明之而不墮於盲風
怪霧中使千人亦見萬人亦見斯已耳自揚雄撰太玄
務為險要之語以示奇後人尤而效之而先聖之道為
之愈晦迨宋儒疊起日朗天清矣乃朱陸之異又以德
性問學別戶分門而王陽明專主良知亦不免於偽學

之議要其羽翼聖經之心固未嘗或異也惟隆萬以後諸公喜談玄妙遂使二氏之毒中於膏肓在朝在野俱無實學問實經濟之人浸淫至于人心國是大壞不可復救而後已當是時亦有歸咎于講學之無用者此非講學者之罪而講學而騖於虛無浮誕毫無實際者之罪也呂明德先生明季之講學者也其言曰有問知其說者節還是治天下還是關係大馮少墟以為俱通得只是仁孝誠敬便無難處之事先生曰非也余幼讀書

每書向自身及實事上體貼通者半不通者半妄謂聖人之言半虛說也乃令細細體認覺其義日新無言不可體認到實事上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令只言禘是祭祀及帝所自出之祖等語與天下何涉即言仁孝誠敬何以通之天下聖人之說不虛而罔實乎不知聖人原有深意言之於天下便知禘是有天下事魯當禘乎不當禘乎且魯僭用禘及凡類此甚多而大夫使八佾便雍徹陪臣便執國命一國如此天下如此所以難處

果能明此說便兜底一清魯不曾有天下自然不應用禘如此之類盡還之周天子大夫陪臣自然不敢僭亂天下有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各安其分而不治乎尚有何難處之事是夫子有反正之意非徒為魯諱也如此體貼方有實據凡書必看到此地方見聖人言言實事非虛談也又如明乎郊社之禮有謂與此不同不知聖人之言豈有二理彼亦只是實事只將前面宗廟之禮一節作註解自明豈有親親賢賢序事序爵逮賤敬老

而天下有不治乎與問禘之說節同作實事看便豁然矣先生又曰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時說多言吾心之天地位萬物育似精實粗似深實淺凡看書落此窠臼多矣蓋聖人無虛言實實有此理實實有此事然萬物育焉以親親仁民愛物之說通之人猶易曉惟天地位恰似荒唐不知能致中和自然天清地寧如紂時山崩水竭宇宙黯慘光景至文武而一清足徵矣即如寇賊變亂風霾愁慘天地為昏誰非人為所致豈不

是天地不位之徵安得以為非實事乎嗟乎凡先生所論皆實理實事也兼本末該內外為體為用一以貫之惟期皆合于身心意知天下國家之實理實事而後止蓋實之為義發明于孟子易之旡妄也書之執中也詩之無邪中庸之前定不貳忠恕以及于至誠皆是物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實運也故知大始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實體也故作成物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實德也故能裁成而輔相焉蓋實者真也不實則虛虛則假矣天

地間未有實而不成虛而不毀者鄒二泉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余亦曰願為實性情實事業不願為虛學問虛文章

明楊升菴才高學博以元輔之子魁天下播盛名宜其發為論議駘宕不羈而乃切實著明異于一時談空說妙之輩其論道學也曰或問何謂道學曰天下之達道五能行五者於天下而又推類以盡其餘道學盡于是矣何謂心學曰道之行也存主于內無一念而非道發

達於外無一事而非心表裏貫徹無載爾偽心學盡於
是矣故道學心學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
而已更無高遠玄妙之說至易而行難内外一者也彼
外之所行顛倒錯亂于人倫事理大處顧異巾詭服濶
論高談飾虛文美觀而曰吾道學吾心學使人領會于
渺茫恍惚之間而無可捉摸以求所謂禪悟此其賊道
喪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亂民之傳聖王之所必誅而不
以赦者也何道學心學之有其論禪學俗學也曰鶩于

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于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
患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凡高遠之弊其究也以
六經為註脚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
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于大學而無濟世
之實禪學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渉獵記誦以雜博相
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鳴
訝鼓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世之力俗學以之以
上議論皆中明季講學者之病惜當時無力闡其義以

告天下者遂至入于膏肓不可救藥而世道人心至於大壞也

顧東江清致仕還家日處西園中課僮僕蒔蔬其農桑輯要一書塗抹删改細書于行間及額上皆滿人見其以藥瓢貯各色菜子懸之梁棟間不下數十種夫以侍郎家居絕足不與外事閉門閒適學為老圃若將終身焉其風韻過人遠矣又周北野以郎中致仕其子輿解元登第為編修兩世通顯居北郭有田不上數頃室廬

荒
敝常閑門不與外事父子皆善詩有周氏世鳴集兩公事俱見四友齋叢説

宋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来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為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止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帝意方少解

時藝至今日秉經酌雅前此油腔熟套淘汰盡矣但不知其存心而見於行者亦與其文不相刺謬否耳朱子曰專做時文的人他説的都是聖賢説話且如説廉他

也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自做處只是
不廉只是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廉是題目
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上些子
事此言最中人病痛有志於聖賢之道不可不反躬自
責也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
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彩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
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

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饒雙峰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

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于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于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于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乃余以為不但此也蓋六經語孟者又萬事萬理之折衷也大之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細之而持躬行已待人接物安常處變議禮考文閑邪反正移風易俗之類合于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于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是變化而推行

之豈復有所失哉嗟乎六經之書不能盡讀讀亦不能盡解其不能以之折衷猶可言也學庸語孟當出就外傳時便有師授矣其不能以之折衷且相悖焉不可言也此最明白最真實之理人人可曉奈何不從此出入而喜墮枳棘叢中自處挂礙乎余頭顱若此稍有秉燭之明既老而好亦復何益

朱子讀書法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

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摠作處易曉宜先看論語確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只是不去看若理會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又曰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夫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

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来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决矣又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讀論語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又曰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中庸語孟便

去看史胸中無一個權衡多為所惑又曰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復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帝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紀若欲看本朝事須看長編若精力不繼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

明儒講學之獘多尚玄虛如禪家機鋒相難語荘無實

際邇来撫軍玉峰趙公倡道於杭其所梓武林會語一字一句皆從人身與心體驗而出有如布帛菽粟食則知飽衣則知温與鏤塵畫鬼者相去甚遠其論喜怒哀樂也問喜怒哀樂何以未發發而中節似對人言曰不必說對人言喜怒哀樂情也正說遇境而發便是此時吾輩講學相對之頃有喜否曰無有有哀樂否曰無有既云無有即是未發也未發則無着處不着在一處何偏之有故謂中此時講畢而出遇可喜可怒可哀可樂

即是發矣至中節則難非慎獨君子安能得不乖戾學者但從事於戒慎恐懼則未發之氣象與中節之妙用可以靜觀而默識矣非是任情而發便可言中節其論致中和一節也問致中和何以便天地位萬物育曰向日曾有人問過余曾講過今不必論堯舜止就八口之家論人若不中不和便偏倚乖戾了便暴怒發狂胡行亂做父母抵觸起来兄弟爭毆起来家中雞犬也不得安了這不是天翻地覆萬物不得其所氣象人若不偏

倚不乖戾一家中父慈子孝夫倡婦隨兄友弟恭全是一團和氣貓兒狗兒飽飯熟睡這不是天清地寧鳥獸魚鼈咸若氣象況堯舜之盛業乎極平常無難事其論學庸之為一致也曰中庸言性即是大學言明德中庸言教即是大學言學中庸言天地萬物即是大學言家國天下中庸言慎獨即是大學言誠意中庸言位育即是大學言齊治平但中庸言性故從天命說起是本體慎獨則工夫也大學言學故從在明說起即繼明德即

工夫即本體也其論止至善也曰至善即精一之中中節之節復禮之禮總在此心之安與不安處認取件件有至善事事有至善即案前一桌有至善一几亦有至善不高不低平平穩穩坐下可以作字讀書理琴可以飲食這不是至善這不是中是節是禮的天然界限若過高過低不平不穩一無用處安所謂善下邊止仁止敬止孝止慈即止善註疏也以上數段中之語真切著明似卑邇却甚高遠似淺近却甚精微真所謂千人亦見

萬人亦見者視彼好談空說妙者真同囈語耳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雙橋隨筆卷四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菼
謄録監生臣龔果
謄録監生臣周丕